

<<珍妮姑娘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珍妮姑娘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741939

10位ISBN编号：7532741931

出版时间：2007-3

出版时间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者：[美]德莱塞

页数：343

译者：傅东华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珍妮姑娘>>

前言

《珍妮姑娘挣（一九一一）》是美国著名作家西奥多·德莱塞（一八七一九四五）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。

德莱塞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，虽然也有一些人认为他的作品笔调沉重，情节缓慢，基调大多悲观无奈，但是这依然改变不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先锋开拓者地位，甚至，他还被文学批评家推崇为同海明威、福克纳并列的美国现代小说的三巨头之一。

德莱塞出生于印第安纳州，家境贫困，从小独立谋生。

经受了诸多生活的磨难，也因此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创作素材。

自二十三岁起，德莱塞先后在芝加哥，纽约和圣路易斯的报纸任记者和编辑，深入地了解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这使他之后的小说创作基于生活，笔锋细腻犀利，敢于揭示现象背后的真实，甚至突破文坛上传统思想的禁锢。

一九〇〇年，德莱塞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嘉莉妹妹》。

可是作品因为其大胆突破的揭示和开放性，曾一度被禁。

所以，该书首先在英国出版，一九〇七年才与美国读者见面。

第一部作品的多舛命运之后，德莱塞停笔十年，直到一九。

九年才开始创作《珍妮姑娘》，该书于一九一一年出版，问世后，因为主人公珍妮在诸多事情上违背了当时的道德伦理准则，如未婚生子，做人情妇等，作品仍然激起了众多争议。

<<珍妮姑娘>>

内容概要

贫困的珍妮姑娘为生活所迫，与参议员白兰德同居。一直到他死后两人都没有正式结婚。珍妮带着他们的孩子迁居别处。她遇到阔少雷斯脱，与他同居，但是不能见容于他的亲属。后来为了让他能继承遗产，珍妮坚决与他断绝了关系。与作者的另一部作品《嘉莉妹妹》不同的是，作者在本书中塑造了一个近乎圣女的形象。

<<珍妮姑娘>>

作者简介

德莱塞（1871-1945），美国著名作家，《珍妮姑娘》是他的主要作品之一。

<<珍妮姑娘>>

章节摘录

一八一八年秋天的一个早晨，有一个中年妇人，带着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女子，走进俄亥俄州科伦坡市的大旅馆里，到帐房的写字台面前，问他旅馆里有没有她能做的活。

那妇人生着一副绵软多肉的体格，一张坦率开诚的面容，一种天真羞怯的神气。

一双大落落的柔顺眼睛，里边隐藏着无穷的心事，只有那些对于凄惶无告的穷苦人面目作过同情观察的人才看得出来。

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女儿，一种畏惧和羞怯使她躲缩在后边，眼睛不敢对面前正视，这种神情是谁都看得出她从哪儿得来的。

原来她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，却有一种含有诗意的心情，具备着幻想，感情，和天生的仁厚；她的父亲呢，又特具一种沉着和稳重的性格，两下结合起来就造成她这样一个人了。

如今贫穷正在逼迫她们。

当时她母女俩那种穷困窘迫的情景是很动人的，连那帐房也受感动了。

“你要做怎么样的活？”

”他问。

“也许你们会有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，”她羞怯地回答。

“我能擦地板。”

”她的女儿听见这句话，就觉得不舒适地转动起身子来，并不是因为她不耐烦做活，而是因为她不愿意人家看破她们贫穷到了不得不做活。

那帐房倒有些侠气，他看见这样的美人儿处于这样的窘境，心里不免动怜。

看那女儿那种无可奈何的神色，就可见得她们的境遇确实困苦了。

“请呆一会儿，”他说了，就走进背后一间办公室，去叫女管事长出来。

旅馆里的工作是有的。

因为常雇的扫地婆子走了，大楼梯和大客厅都还没有打扫。

“那是她的女儿吗？”

”女管事长问，因为她从她站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她们。

“是的，我想总是的。”

”“今天下午她就可以来，如果她要来的话。”

我想那女孩子也会帮她的忙吧？”

”“你去见管事长去，”帐房回到写字台旁边来欣然的说。

“就打那儿过去”——指着近旁的一个门。

“她会给你安排的。”

”上述这小小的一幕，可以说是玻璃匠人威廉·葛哈德一身一家的悲剧的顶点。

原来威廉·葛哈德的这个职业，也和其他的低级职业一样艰难，每天都得看着他的一个妻子，六个孩子和他自己，光靠幸运吹来给他的那一点东西维持生活。

他自己正病在床上。

他的长子西巴轩——他的同伴们把它叫做巴斯的——在本地一个货车制造家那里做艺徒，每礼拜只有四块钱的收入。

最大的女儿珍妮妮甫，年纪已过十八岁，却还不曾有过任何工作的训练。

其他的孩子，乔其十四岁，马大十二岁，威廉十岁，味罗尼加八岁，都还年纪太轻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只叫生活问题更难解决罢了。

他们所能依靠为生的，主要是一所住宅，虽然已经为了一笔六百块钱的借款押给人家，总还算是他们父亲的财产。

他当初所以要借这笔债，为的是他积下的钱足够买这所房子，却还要扩充三个房间和一个门廊，以便全家人都住得下。

抵押的期限本来还有几年，可是他境遇非常不顺，不但把那准备还本的一点点储蓄用得精光，就连逐年的利息也付不出。

<<珍妮姑娘>>

葛哈德弄得一筹莫展，医生的诊费，房子的利钱，还有欠肉店的，欠饼店的，虽则人家晓得他诚实可靠，随他拖欠，可是后来也不能再信任他了。

这种种的心事放在他的心上，天天折磨着他，他的病也就一时难好。

葛哈德的老婆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，曾有一个时期她替人家洗衣服，有多少就洗多少，余下来的工夫得替孩子们穿衣服，烧饭，打发他们上学，给他们缝缝补补，还得服侍丈夫，还得偶然抽出点时间来掉掉眼泪。

旧店家赊不动东西，她又常得去找较远的新店家，先拿一点现钱起个帐，赊货度日，直到那店家受人警告，不肯再赊给她，她又得到更远的地方去找。

玉米便宜，她有时就只熬一罐灰汤玉米粥，再没有别的东西，就整整的吃过一礼拜。

玉米粉做羹，是聊胜于无的吃法，这里面要是加上点牛奶，那就差不多要当筵席看待了。

油炸山薯是他们最近似奢侈的食品，咖啡就属难得尝到的珍品了。

煤是他们拿着桶子和篮子从附近铁路站场的轨道网里捡来的。

木柴也用同样方法从附近的木料场里拾得来。

这样的，他们一天天捱过日子，一径巴望父亲的病好起来，玻璃工厂早些儿开工。

但是到那年冬季将近，葛哈德就开始觉得绝望了。

“我得马上跳出这一种境地才好，”这是那顽强的德国人常常要说的一句话儿，当时在他那种不大有劲的声音里，他的焦急只能得到一种虚弱的表现。

真是祸不单行，刚巧味罗尼加又出了疹子，一连好几天，大家都当她要死的。

她的母亲什么都不管，只是守着她，不住地替她祈祷。

爱温吉医生纯然出于人类的同情，每天来一趟，给那孩子认真的诊察。

路德派的教士翁德牧师也用教堂的名义来给她安慰。

他们两个都把一种严肃的宗教气氛带到她家里来。

他们是代表超越的力的黑袍神圣使者。

那葛婆子好象马上就要失掉她那个孩子一般，一径悲悲切切地在那小床边守着。

三天之后，危险是过去了，可是家里的面包也完了。

西巴轩的工资都已经用来买药。

只有煤一项是可自由去拾的，但是孩子们也已经有好几次从铁路站场被赶回来。

葛婆子把可找事的地方都想尽了，绝望之余，方才想起这个旅馆来。

现在她得到这个机会，真是奇迹。

“你要多少工钱？”

女管事问她。

葛婆子想不到这是可以由她自己说的，可是她既有需要，也就胆壮起来。

“一块钱一天不太多吗？”

“不多，”管事说；“这儿每礼拜大概只有三天的活。

你只要每天下午来一趟就做得完的。

“很好，”葛婆子说。

“今天就开头吗？”

“好的；现在你跟我来吧，我指给你看那些洗擦的家伙放在什么地方。

她们这么草草被介绍进来的是当时当地一家豪华的旅馆。

科伦坡是本州的首府，人口有五万，来往的旅客也多，确是经营旅馆业的一个好地点，年来的情况又有进境，至少科伦坡的居民要以此自豪。

这旅馆是个五层的建筑，规模很宏大，坐落在中央广场的一隅，议事厅和大店铺都在那里。

旅馆里的接待室很大，而且新近重新装饰过。

地板和护壁板都是白色大理石的，由于常常擦，一径都光耀夺目。

有一张庞大的楼梯，胡桃木做的扶手，黄铜做的横条。

旁边有很惹眼的一角，专设一个卖报纸和烟卷的柜台。

楼梯拐弯的地方，就是帐房的写字台和办公室的所在，全是硬木做的隔板，并且有新式的煤气灯装饰

<<珍妮姑娘>>

着。
从接待室一端的一个门口，可以看见附设的理发室，放着一排排的椅子和修脸用的水杯。门外经常有两三部公共汽车，配合着火车开行的时刻来来往往。

这个大旅馆，是本州政治和社会的第一流人物所住的。有好几个州长，在任期间都把这里当做固定的住所。又有两个合众国的参议员，每次有事到科伦坡来，总在这里开着有会客室的房间。其中有一个，参议员白兰德，旅馆主人差不多当他是永久的顾客，因为他是本城人，而且是个没有家的独身汉。其他较暂的住客，则包括众议员，各州议员，以及院外游说的人，商人，专门职业者，乃至大批行业不明的人物，来来往往，造成这个万花筒式世界的繁华和热闹。

当时母女两人突然投入这个光辉灿烂的境界，就感觉到无限惊惶。她们生怕要闯祸，始终小心翼翼的，什么东西都不敢去碰一碰。她们正在扫除的那个铺着红色地毯的大穿堂，在她们看来简直同王宫一般华丽；她们眼睛不敢仰视，说话用极低的声音。及到去擦阶台上和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，她们就都得拿出勇气来，为的那母亲过分畏怯，那女儿觉得这样出现在大庭广众很害臊。楼梯下面就是那间富丽堂皇的接待室，人们有的在闲坐，有的在吸烟，不断的进进出出，都看得见她母女两人。

“这里不顶漂亮吗？”珍妮妃甫低声的说着，却因听见自己的声音而觉得不安起来。
“是啊，”她的母亲回答说，其时她正跪在地上，勤勤勉勉地用她那双笨拙的手在绞擦布。
“住在这种地方该花很多的钱吧，你想是不是？”
“是的，”她的母亲说。
“不要忘记这些小角儿里也要擦的。看你漏了多少地方了。”

珍妮听了很委屈，但仍旧认真地干活，使劲地磨擦，再也不敢抬起她的眼睛。那母女俩辛勤劳苦，从楼上一路工作下来，一直工作到五点钟光景，外面天黑了，整个客厅都灯烛辉煌，其时她们已经快要擦到楼梯脚。经过大旋门，从外面寒冷的世界进来一个魁梧杰出的中年绅士，他那缎子的帽子，宽敞的军用斗篷，在一群闲荡人中立刻显出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。他的脸面属于黝黑而庄严的一型，但是线条开朗，显得是富于同情；他那闪亮的眼睛上面有浓黑蓬茸的眉毛掩盖着。

他打写字台旁边经过，捡起预先给他放出的钥匙，就走到楼梯边拾级而上。他看见那在他脚下擦地板的中年妇人，不但特地为她拐了个弯儿，并且蔼然的挥着手，等于说，“不消回避。”

可是那个女儿已经站起来，接触着他的视线，她那惶恐的眼光显出她怕自己挡住他的路。他鞠了个躬，欣然地微笑了。
“你不必劳驾，”他说。
微微一笑。

他走到了楼梯顶，禁不住又回过头来侧眼看了看，这才看清她那非常动人的面貌。他看出了她那白皙的高额头，上面平滑地分披着两支发辫。他又看出了她的眼睛是蔚蓝的，皮肤是娇嫩的。他甚至于可以从容叹赏她的嘴和她那丰满的腮帮，尤其是那圆浑婀娜的体态，因那其中充满着青春和切，以及中年人认为最值得向造物祈求的好一种幸福。

<<珍妮姑娘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